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

讀春秋二

莊公

名同相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先儒多謂君弒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之禮耳父見殺於齊母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亦作孫

奔也諱之曰孫孫逃也以預弒君故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之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譚音

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子于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弒於齊

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雠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之服非所以接并冕也孫氏曰不若辭而勿主○單伯公穀皆以為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家多從之岷隱曰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然諸家既多從公穀似難質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也立七年嘗兩會諸侯伐鄭納突既卒而宣公杵臼立王使榮叔來錫相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止齋曰相篡立終其身不請命而追錫命故王不書天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詵是也豈有貶天王之理

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故書

齊師遷紀邢鄆郛

邢音丁反鄆音子
郛反鄆音吾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二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魯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立

慶父莊公庶兄也莊公時年十五於餘立邾邑也胡氏曰莊公幼年即位慶父首主兵卒致子般之禍許氏曰堂堂之讎國弗圖而伐於餘立木訥曰孟氏之孽基於此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我主之也檀弓曰莊公為之大功此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濊婦若

左氏曰書姦也濊齊地公羊作郛

乙酉宋公馮卒

馮皮
水反

莊公也立十九年卒而閔公捷立馮得位於弒君之華督黨
鄭突以傾忽責突賂而伐鄭魯指九六請平而不許蓋亂而
貪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覆魯公子衛侯朔在齊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朔不正之種得
罪於王豈宜納之穀梁曰惡其會仇讎伐同姓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乃葬子捷繼立而葬之也

五月葬相王

左氏曰緩也蓋七年矣周之事勢可想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反

季紀侯弟也鄆紀邑也自齊遷其二邑紀已不可為國紀侯
將去其國先使弟季以鄆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知必不得

免擇禍而取其輕寧身無國無寧前人無祀也春秋蓋
意而書之

冬公次于滑

公將救紀而鄭辭難故次于滑而止滑鄭地公穀作郎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或曰享必于廟
此亦為之名耳岷隱曰甚矣又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
所愧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丘其無忌憚
甚矣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書其卒為
紀侯大去其國而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岷隱曰齊欲滅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意將以入紀也紀侯受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夫去者棄其國之所有尺室而逃焉按左氏謂紀侯不能下齊分國與季使人齊而後大去其國故先儒多謂存祀故不書滅公羊乃謂此為齊能復九世之讎昔哀公身乎周紀侯潛之也然謂非手刃之也何名讎况九世乎齊侯未嘗有是心春秋未嘗有是言凡言春秋復九世之讎者誤也傳有之敵惠敵然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桓襄死而莊公與齊桓盟春秋已不非之易世故也况九世而言語無迹不可名讎者乎設漢武之虛耗天下者此語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旨曰齊人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乃會齊人狩于禚諸考

王氏曰始與離接也禚公穀並作部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岷隱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哉木訥曰前日會于禚身于祝丘猶曰託享會之禮也今三軍之衆而掩然無怙怙之心無恥極矣

秋鄭挈來來朝

鄭微國或曰附庸挈來其名書朝能以朝禮見也其後卒能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鄭公羊作倪挈公穀皆作黎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立之黔牟以納惠公朔也天子惡朔不使朔後衛明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則諸侯之納逆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
公至自伐衛

安定曰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天
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
尚行於此也勢既已去烏能必勝哉正月公羊作三月

顛

書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諸儒多從
之胡氏援俘獲寶玉為說合以經文為正然比且不過以俘獲
為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蓋齊入魯之地齊襄之惡尤甚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
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
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
此比他異尤重恒毅梁作黃隕公羊作霽

秋大水無麥苗

岷隱曰大水者陰氣盛也木訥曰無麥苗說者以麥苗為二
物麥且未艾安得復有苗愚謂木訥以麥苗為一物是也謂
麥且未艾則非也若春秋之秋果為今之五六月則麥已熟
於四月其刈之久矣固不應齒稻禾之苗同時為二物然五
六月之間苗方向茂又豈可謂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耶愚
按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為秋之
事春秋之所謂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為苗秋有大

水故無麥苗耳苗九植物始生曰苗藥亦曰藥苗麥苗即麥之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岷隱曰春會早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邾也木訥曰魯之與邾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于郎此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邾雖不支寧降於齊而不降於魯夫邾亦齊魯之間魯疑與齊伐邾邾將服齊而不服我故先遠求陳蔡及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邾固非我有矣岷隱曰兩國

之師圍邾邾降齊而不降魯魯人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外魯師已老迂延日久不還何待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子善之者誤矣治公羊作祠邾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者僖公母弟年之子有寵於僖公禮秩如適襄公絀之連稱管至父戌葵立請代弗許遂因之作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雍廡至是遂殺無知書齊人者先儒謂討賊之辭夫人而得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其器反

謀納公子糾也既公穀皆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方納子糾小白自莒已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方葬齊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音

乾時齊地小白已入公不知退以自取敗公羊反謂伐齊為

復讎木訥曰為齊主昏矣從齊伐衛矣受齊送俘矣及齊圍

邾矣豈今一旦背好而復讎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之子而名

復讎可乎愚意惜不能以此師復讎而以納糾爾呂氏曰書

我師敗績則九例謂內不書敗者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泚隱曰言魯人拱手就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木訥謂縱之

可也殺之已甚威公但欲絕亂原而不顧

冬浚洙

洙魯城北水浚之深備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反酌

說者謂報乾時之役也然長勺魯地也齊兵先涉吾地魯潛

知逆而敗之耳據傳皆曹邾之為然惜其不用於齊襄之出

以復父之讎也

二月公侵宋

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遂因之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木訥曰宿宋之附庸介於魯宋魯侵宋宋疑宿之微

為魯所逼遂遷其國使內近於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鑿

魯方敗齊侵宋故齊宋次師于魯之郎次者齊方謀伯念不

得魯無以合諸侯故宿師于郎將以紿魯爾魯用公子偃之

謀乘宋師不整先敗之蹇亦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吞噬中國始此於傳則息媽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不賓息怒請於楚而伐之舞毅梁作武

冬十月齊師成譚譚子奔莒

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歸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首伐之然伐其失事大之禮可也滅之何耶岷隱曰齊威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侵曹伐衛伯者用心類如此况望其以公滅私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也宋報乘丘之役未侵魯乘其未陳再敗之

秋宋大水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魯雖再敗宋而猶不幸其災也

冬王姬歸于齊

歸齊桓公也書我主之也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

其一又歸齊桓公姊為婦姑非順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既大去其國而紀季先以鄆入齊宗朝在鄆故叔姬歸奉其祀岷隱曰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不可知惟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懼懼若有哀於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者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也乘丘之敗嘗獲於魯閔公不復敬之及是與閔公博遂弑之仇牧聞而往萬又批殺之左氏譏仇牧不知警公羊賢其不畏強禦毅梁嘉其衛君諸家或以書宋萬為國氏或以書及為壯其節又或以為累議論紛

紛囂謂聖人不過書其實何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為何國之事既弑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何以為文哉逆如此尚待義例而後見其罪也哉捷公羊則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安定曰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按傳有公立請萬於陳醢之

十有二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孟

北杏之會齊威圖霸之始也左氏以為平宋亂或者因之以起事坎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首故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閭獸今而後知尊周室以信義相維矣孔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宋文公曰楚在春秋非威公遏之周室必為其所并
夏六月齊人城遂

北杏之會遠人不至齊遂城而成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成之何其也此其所以為霸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安定曰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為此盟岷隱曰齊威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矣故為此盟說者或以為譏魯忘父之讎再通于齊武夷胡氏辨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今易世矣威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接夷狄尊天子若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爵以為釋憾而平可也公羊載曹子于盟齊為歸汶陽之田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木訥趙氏辨之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魯公伐齊納公子糾正齊威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即之次

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為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其說是也其事非也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真音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也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木訥曰宋背北杏之盟齊若釋而不伐宋則諸侯攜矣岷隱曰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威公之本謀也單伯周大夫或曰魯大夫未知孰是然左氏見國史若魯大夫也恐不應春伐宋而夏方會伐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威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眾出侵伐蓋以節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載蔡嘗請楚滅息楚子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而猶未言楚故伐蔡以悅之泰山孫氏曰荆入蔡齊威猶未能救中國也木訥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霸三不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慮之而未以制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獨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郵音

左氏曰蓋衛朔自違王命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以來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郵音

左氏曰齊始霸也木訥曰未也踰年再會于郵懼諸侯之難

也霸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石氏曰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許氏曰禮防一弛復起

越竟之志而遂成如莒之姦張氏曰文姜誘惡於齊襄之時

齊威圖伯絕之義也以欲求魯定霸而不之拒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

鄭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為宋伐鄭宋主兵討齊宋在齊上

鄭以宋舊怨間之故反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肅伐

鄭鄭突處棟者二十年一旦得與遷與修怨之師猶未知世

有伯主也鄭公羊作兒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魯侵宋故齊卒諸侯為宋伐

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

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而緩告于楚楚故伐之木訥曰楚將憑陵中

國蔡鄭當其衝首惟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

有餘年齊相霸之力也

冬十有一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齊始霸也前此未有書同盟者至此始書同盟公羊曰同欲

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止齋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春秋諸

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稱其功者也說者乃謂

天子巡狩諸侯因同盟於方岳之下今書同盟為僭其亦不

量春秋之時之善而忍於毀者矣又或謂書會而不書公會為魯諱也魯遣大夫也魯背盟也按公羊本書公會崔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邾子克卒

杜注曰克儀父名稱子者齊相請王命為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故見執管仲嘗言叔詹為政鄭之良也諸儒皆謂齊之執詹非霸討也然公穀皆曰詹鄭之佞人也穀又曰以其逃來而志之也按下文詹自齊逃魯則公穀之說有證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曰齊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饒齊戍醉而殺之張氏曰聖人伸遂人少死復讎之志而著相公不

仁至於自殲其殺也殲盡也公羊作滅

秋鄭詹自齊逃來

木訥曰詹不逃歸鄭而逃來則知其為鄭之罪人也審矣惡於鄭執於齊逃而奔魯而魯受之任氏謂魯不當受何休謂魯信其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患然未見所據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安定曰麋魯常有但以多為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岷隱曰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蜚螿

左氏曰為災也張氏曰靈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遂及齊侯宋公盟

鄆音

媵送女也鄆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一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為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鄆頗難曉伊川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女效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下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亦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大災者宗廟廡庫皆盡之辭也公羊注以為疫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

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荆大
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氏又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
魯故先治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突卒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
子亶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傅瑕殺之而
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捷立張氏曰突鄭莊公之
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
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書忽亶儀之在位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
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崔氏曰書稱青災肆赦又稱宥過無大則肆大眚之義可知
矣岷隱曰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
木訥曰罪有過有故過者當宥十二公獨此一書則他公未
嘗宥過而過與故盡殺之莊公鞠其過者而肆之也是亦春
秋美事聖人安得而不書夾涿曰青災也大眚者大災也凶
荒札產之謂乃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不常令
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柰何欲治之君而屢赦愚謂夾涿
之說是也肆大眚也非大肆眚也凡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
而廢天討者誤矣青公羊作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常山劉氏曰

婦人從夫者也不尸善名不當別謚如宋共姜者為得禮如文姜私謚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曰書者殺其君之子重也禦公穀皆作御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先儒以為下脫文或五字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後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木訥曰盟于防謀昏也父仇不報母喪未除而求昏於齊非

孝也納采不以大夫而親行非禮也張氏曰莊公生至是二

十六年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至於失時今喪未畢即納

幣求昏

二十有二年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歸也

祭叔來聘

岷隱曰祭叔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

非有王命故不稱使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張氏謂齊自襄公二十四年因社蒐軍使客觀之故今公往

觀之伊川曰嘗議尚疑社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穀梁以為

尸女注尸主也主為女往傾愚意公欲求昏每事媚齊而親

之也

荆人來聘

荆入春秋三以兵加中國今來聘稱人說者以為進之也木

訥曰說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夏之益其

也若直書荆來聘則若塞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

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邢人狄

人伐衛書人亦豈進之而書人耶是年楚成王即位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張氏曰為昏姻而齊難之數為之會然後與之蓋遇者禮之
簡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以遇于穀亦為姻好也
木訥曰莊公既求昏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
親之往返如織非禮甚矣蕭蕭葛葛爾附庸因公而逆朝
之蓋亦失禮之招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穀梁曰天子諸侯侯絜丹楹非禮也或曰將
以誇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立三十一年卒而僖公亦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謂要姻好也張氏謂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岷隱謂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遇齊者
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楹榑也諸侯之楹鄧之榑之刻楹非禮也義與丹楹同

葬曹莊公

五月而葬

夏公如齊逆女

張氏曰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夫人喪姜也安定曰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夫人不從
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
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用幣者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

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岷隱曰莊公生於威六年至是年二十有七矣求昏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魯也同也威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威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冊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戒也

大水岷隱曰莊公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二於羣公為最甚大

水陰氣之盛也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注羈曹世子也赤曹僖公也羈之立踰年矣我人侵曹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遂以歸于曹故說者以為戒納曹

郭公

杜注闕誤也岷隱謂說者以為郭亡有二證齊桓公嘗問

仲郭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姬音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注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舊有好

故女叔來聘冬季友報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立二年為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黔牟立八年諸侯

納惠公公復立二十年卒明年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岷隱曰日食奏鼗以充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崔氏曰社

隱也而用牲焉是求於陰非勝陰之道矣張氏曰莊公於充

陽之本藐然矣雖鼓何益乎安定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幣

者三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集注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相公未歲所生女公之姊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禮也九天災有弊無牲非日月之書不鼓木訥曰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張氏曰大水九此特書鼓用牲

冬公子友如陳

季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內大夫出聘自友始二千有六年春公伐我夏公至自伐我

襄陵許氏曰隱相以來出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我義已勝矣木訥趙氏曰我為魯患舊矣又今日之兵實為曹伐之何以知其然前年冬我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及於羈也故冬公子友如

陳報聘而春伐我為曹可知矣愚按許正說也趙雖臆度然以經之次第考之勢或然也

曹殺其大夫

岷隱曰曹自莊公既沒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孫泰山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木訥曰公譏至自伐我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為曹伐我我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我也愚謂果如其說是魯為曹羈伐我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亦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伯禽嘗征徐我徐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我秋又伐徐必徐與我表裏為魯患也木訥曰徐偃王偃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繫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為一國患故今宋主兵而公會之

冬十有一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記災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也刀

岷隱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爲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注曰陳亂而齊納教仲鄭文公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於齊今始服也木訥曰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彙合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季友越國而送外大夫葬非禮也胡氏

以爲私行

冬杞伯姬來

孫氏曰歸寧常事不書此直曰來無事而來也胡氏曰春會于洮矣冬又來故知其不當來也劉氏曰伯姬之來已亟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侯范甯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侯也國小力弱降爵自儉於小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盟衛不至故伐之衛人不服罪故戰力不敵故敗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瑣者邾子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傳楚令尹子元因文王夫人之言無故以六百乘伐鄭鄭示以間暇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書救者善之也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郟

郟魯下邑築者新創大曰城小曰築郟公穀作微

大無麥禾

說者皆謂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無於冬者歲抄計

食不足方書蓋以麥禾為二物而曲加之辭耳麥者稻梁之助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也若麥與禾並無當曰年饑不應舉二物而書也竊意麥禾猶麥苗麥苗者來之苗則麥禾者即麥之禾也麥種於秋故無麥苗書於秋麥茂於冬故無麥禾書於冬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謂饑而告糴禮也公羊謂不稱使私行也穀梁謂責其無九年之蓄則不量時之高論也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延廐馬開也穀梁以為法廐木訥以為古無此名也木訥謂或以延為廣然既曰新之又曰廣之非文也或曰天子廐未知果然不豈延者固魯廐之名耶新者有故而新之也說者多謂用民力於麥禾大無之後故書之恐亦因經文而意之尔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木訥曰許介楚鄭之間鄭逼於楚每以許為藩蔽鄭不達權虐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入鄭如襲無人之墟矣今楚方仇鄭而鄭復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失許援也

秋有蜚扶味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虫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者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城而叔姬守義於鄭故繫之紀賢而錄其卒葬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及者先諸後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音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而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岷德曰穀梁謂欲救鄆而不能夫魯之事齊不遺餘力齊以降鄆齊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不然次師為齊發援尔次公穀並作師次鄆小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孫氏曰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濟水名也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也遇于魯濟左氏謂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木訥曰山戎

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夾
曰北燕之不通於上國山戎蔽之也相公為之伐而燕始
許氏曰齊桓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城濮而
後伐衛又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山戎其用兵資武於宋相
而取策於魯在其治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
澤濟生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
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弗為劉氏傳去國而
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以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威我也岷隱曰非威我也魯濟之謀在公與焉捷獲
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桓桓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齊
與魯皆失之

秋築臺于萊

孫氏曰一歲而三築臺妨農莫怠愚謂荒於政而惟事游觀矣
冬不雨

崔氏曰志災也

三十有一年春城小穀

范甯曰小穀魯地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泰山
之說同胡氏曰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惟左氏以為齊地魯為
管仲而城之杜預指為穀城未訥辨之曰昭十一年楚申無

宇言齊威公城穀而直管仲故左氏因莊公偶有城小穀之事而附之然此城小穀安得改為穀城且魯何與於管仲而為管仲城邑耶孫氏曰去年三禁臺冬不雨今春又城小穀存畿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遇于梁丘張氏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木訥曰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強終齊威之霸未嘗一同其會盟宋於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郵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以推之以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於且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遠

遇宋公於梁丘梁丘宋地去齊八百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之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梁丘杜云在高平昌邑穀梁傳以為在曹邾之間此以為宋地

秋七月癸巳公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公疾問後於牙對曰慶父材問季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莊公同母而般莊公子也於是季友以君命使鍼季旼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其後為叔孫氏張氏曰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弒之心故季友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示無讎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曰正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般音

般莊公子季友所奉而立者慶父初欲篡之不果般嘗鞭圍人學故慶父仲榮賊般季友奔陳立閔公般見殺而書卒說者以為諱也己未公穀作乙未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今弑般而如齊杜注以為求接諸儒以為公然而行無敢討之也後再入又弑閔公

秋伐邢

狄比狄邢周公之胤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出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書即位亂故也蓋莊公卒子般弑閔公生方八年弑君之慶父立之岷隱亦謂魯國有亂閔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據傳管仲言於威公謂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奔燕安不可懷接詩簡書之義請救邢故先儒謂書救者善之而張氏謂孔子以民免左社之功歸管仲蓋救諸夏遠夷狄皆仲發之也先師謂威公重於治楚若狄患止於河北不過應之未嘗動大衆此管仲所以請之而後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張曰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左氏謂落姑之盟請復季子故季子來歸季子者公子友之
字慶父弒般而季子出奔陳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
賢故請霸主而復之木訥謂慶父歸自齊而立閔公故奉閔
公以盟齊侯結齊好閔公纔八歲安知季子之賢忠而能
盟齊侯以復之且慶父逆賊豈肯復季子之賢蓋主少國
疑季子自來歸季子歸而慶父弒君以逃矣左氏但見落姑之
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蓋以為慶父請之歸非也落姑穀作洛
冬齊仲孫來

傳所謂仲孫來省難歸告威公魯猶秉周禮而使親之者
也其來名曰省難實則規魯故但曰來按公穀皆指仲孫為
慶父按慶父後為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公之子未應言孫
慶父魯公子不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曉也穀子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逼而遷之使近於國為附庸

夏五月乙酉告禘于莊公

天子禘諸侯禘魯僭天子禮故禘夾滌謂禘者二年喪畢初
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今喪未畢而禘又禘不于祖廟而
于莊公皆非禮也杜氏謂致新主遷遠主至是大祭以審昭
穆謂之禘安定云審禘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呂

左傳載公之傳奪卜齧田公不禁慶父使齧賊公于武闈今
書薨者劉氏謂史策諱之仲尼因之也左傳載慶父通于哀
姜哀姜欲立之慶父之弒閔公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
而慶父奔呂岷隱謂閔公書薨而斷以夫人之孫慶父之奔
則罪之在哀姜慶父昭昭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溪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威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諸儒多謂威公使來謀魯高子至而後結盟以歸美高子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

衛懿公好鶴而棄其民狄人滅之止書入者齊威救之而衛復興也

鄭棄其師

文公惡高克使陳師河上而散先儒謂書棄其師者聖人特筆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眾又忘父事離求昏於齊致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弑二世滅焉雖賴季友柄國再安而慶父之後為子孟孫叔牙之後為叔孫季友之後為季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使內無季友外無仲孫湫言於齊魯且為慶父所篡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名申莊公子母成風閔公之庶兄謚法小心忌畏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岷隱曰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即位禮愚

按此本左氏說諸家近多異說岷隱平心觀理始復其舊尔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

師無私焉遷之夷儀而城之救患禮也張氏曰次于聶北者

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相公用兵主於持重崔氏曰古之

用兵觀勢而後動次于聶北為之聲援蓋救邢也威公攘夷

狄而安中國卒復衛邢傳言次非救似誤矣愚按經曰救邢說者安得他為之辭夷儀公羊作陳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姜氏齊威之女在魯淫逆殺二子幾亡國威公召而縊殺之于夷以其尸歸魯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勅三反

楚伐鄭傳謂鄭即齊故也會于榿傳謂齊謀救鄭也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謀救鄭而先會諸侯者先儒謂楚方強威公重於抗楚而謀之審也木訥曰鄭今在會何救之有蓋謀伐楚也楚成仇鄭至再不可不伐齊威以近諸侯雖從而江黃未至謀有未周則楚未可伐故明年先城楚立岷隱謂三年後方有次陘之師榿公羊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謂姜氏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魯怨其以姜氏與齊故敗之于偃木訥曰非也齊欲姜氏邾能抗而不與乎此雖魯有所不敢尚何責邾籍令責之何不責之未會榿之前而乃責之於既會榿之後蓋邾本附庸於魯不敢外交諸侯雖邾子瑣受王命其幽之再盟亦不敢與蓋猶附於魯也今榿之會邾人始預其列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從齊而不復附魯爾愚按世遠莫知其詳此說雖異而頗近理姑錄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孺力知反

又女

慶父弑逆而奔莒莒人逐之慶父縊于汶上莒人以為得賊而求賂於魯魯弗與邾師來伐公子友敗之于鄆獲莒孺之弟孺木訥曰鄆魯地也兵端在莒公子友敗之正也非詐也

特未陳而敗之耳鄆公羊作犂穀梁作麗

十有一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殺之魯請之也不書姜闞文也不訥云

二年春正月城楚立

楚立衛邑狄城衛諸侯城之將以遷衛張氏謂齊威分役而魯往城之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爲賤者亦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取虞虢先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受其賂而導之以伐下陽虢之塞邑而晉師所入之路也下陽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受晉賂故先虞師下陽公穀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近於楚楚與國也齊威將伐楚故先遠交以孤楚之勢木訥曰威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貫公羊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記異也夾滌於明年春夏不雨注之曰前冬十月不雨不應書其書爲此始也

楚人侵鄭

張氏曰莊三十二年楚成王殺子元用子文子文毀家紓國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威兩年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亦不在僖公十

九年之後矣

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穀梁謂因僖公閔雨而書諸儒遂多以為公能憂民之憂徐人取舒

崔氏曰舒蓋楚屬邑徐人恃齊而取之其後楚亟少徐先師謂威公倡霸徐亦取舒以叛楚使齊有以保全之遠近懷服楚何能為惜乎婁林之不救

六月雨

杜氏注示旱不竟夏愚謂該上文春正月夏四月不雨一語而盡之矣自穀梁謂因僖公喜雨而書諸儒遂多以公為能樂民之樂或者因詩頌僖公謂僖公為賢而然也然詩特頌禱之辭初無其實於春秋則未嘗見其賢也竊意雨不雨關民命故因其實而書幸六月之雨足以救四月之不雨耳豈

為僖公而書哉四月不雨六月雨為雨不竟夏是四月六月皆夏正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張氏曰去年盟江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木訥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自僖元年至今楚兵三加於鄭矣鄭伯欲成孔我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岷隱曰齊威圖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於楚猶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不意此威公之謀也

木訥曰蔡自在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公娶蔡姬公怒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說者遂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嗚呼一問而楚詞蚤矣不血刃堂堂之楚攝如鳥鼠而中國不為左社者威公之力也孔子稱其一正天下遂以仁許之正陞之師也陞楚地先師亦嘗言威公怒蔡因以為各爾且蔡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罪矣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不與楚角力而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相之功偉矣

夏許男新臣卒

說者謂病於師歸卒於其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木訥曰楚知齊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鐵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八國之師橐橐而歸威公之績大矣先師亦言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從容不迫春秋之盟未有懿於此者

齊人執陳轅濤塗狄及江人黃人伐陳

轅濤塗慮齊師歸自陳有供億也誤之東歸陷沛澤中故怒其不忠而執之及江黃伐陳者曾受齊命也轅公穀作表八月公至自伐楚

木訥曰策勳於朝為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然則與其他至者各同而實不同矣服楚而歸中國同慶也

葬許穆公

即新臣也穆公羊作繆

冬十有一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張氏曰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後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穆公羊作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請申生而殺之其後奚齊亦見殺晉亂者二十年故穀梁謂斥其殺者惡晉侯董仲舒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

杞伯姬來朝其子

相朝諸侯禮也時杞伯在而杞伯姬乃攜其幼弱以來朝魯岷隱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洙朝其子於櫜

失為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謂娶於牟木訕謂茲公子牙之子牟微國茲前年代陳已專兵公如牟疑私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王世子以繫天下之望又諸侯自盟而王世子與以表其尊不動辭色而世子之位以定其後世子立是為襄王而維邑之鼎恃以不移威之力也時惠王欲易世子故不悅威公此率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志在從楚而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張氏曰威公之率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

伯狗私違衆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木訥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閑輕重然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威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討治之至九年王人齊侯等會于洮鄭伯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賤之極矣先師嘗言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此殆要語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修備故亡張氏曰弦黃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木訥曰楚滅弦自鄭伯逃盟始鄭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之貪婪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愚按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日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而楚豈易代哉書生以口伐兵言且之易易耳使為齊威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敗筆地也夫弦非黃比也故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齊之罪爾

書災

冬齊人執虞公

虞貪賂同晉滅虢晉師還館於虞襲滅之岷隱曰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言其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壬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楚欲救鄭故圍許以攻其所必救諸侯即釋鄭以救許而楚退先儒謂抑暴救患此齊威之義也伐鄭遂救許而

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木訥曰許不旋踵與洮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愚聞先師王宗諭貴道曰遂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愚按左氏傳秋救許而楚子已不至冬而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以其逃首止之盟嘗伐之而猶未服也木訥曰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搖首止之盟寔而楚人亦有以議中國也故急於服鄭夏小邾子來朝

即鄭挈來也齊威請於王命馬小邾子故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尊鄭皆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悅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於齊譖而殺之木訥謂若然則申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為悅

秋七月公會夏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母之盟謀鄭也鄭先以世子聽命以下齊之意世子乃反欲背鄭管仲以其不義勸齊相拒之明年齊為之請王人而講洮之盟木訥曰齊之於鄭期於服之而已

曹伯班卒

昭公也立九年卒班公穀作般

公子友如齊

木訥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洮盟焉其後九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威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

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愚謂木訥之考訂詳矣然事霸王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他乃反

此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也左氏謂盟于洮謀王室也惠王崩哀王立慮叔帶不敢發喪而告於齊也然按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會洮乃在今年之正月於謀王室之說不合左氏則謂王崩在去年冬閏月至今年十二月方發喪而告未知然否竊恐祕喪不發雖於經年而叔帶乃

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祕喪為欺爾葉石林曰鄭殺申侯以謝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甯母之盟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

故洮之役以王人會而鄭伯始乞盟木訥曰甯母及洮兩合諸侯皆為鄭也鄭室華夷之衝其地虎牢蓋天下之險武姜為大叔請制制即虎牢在滎為成皐在今為汜水天下之形勢繫焉楚得之則倚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并楚鄭即楚則虎牢在楚故必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其後十有五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虎牢之險在中夏也愚聞之先師謂前所圍鄭新城即齊賜申侯之虎牢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木訥趙氏曰狄之為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徒

而封之今狄伐晉齊威如不聞蓋自齊之霸晉歷三世未嘗
一窺齊侯之壇姑齊不伐晉幸也何狄之問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哀姜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
禘于姑則弗致也蓋僖公以姜氏之惡不敢致其主於廟遲
遲八年大率禘祭從而致焉本朝胡氏孫氏劉氏張氏崔氏
皆祖董仲舒劉向之言以夫人為成風而致夫人者立妾之
辭也蓋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木訥謂二說皆非也十
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為姜氏而僖娶
于齊審矣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未知孰是然以禘而致恐
非夫人廟見之義合從左氏為哀姜耳先師亦謂哀姜之惡
僖公不敢致其主於廟遲之八年大率禘祭因而致焉
冬十有一月丁未夫天王崩

惠王也立二十五年崩十四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相公也立二十一年卒而衮公茲父立御公穀皆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見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天子之二公宰孔也宋子者相公未葬而衮公出

會禮未葬稱子繼父之義也張氏曰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

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貴有常尊之比也陳止齊曰相

之會有天子之事二於泚亭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

葵丘亦亭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

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相知節矣春秋是以子相也愚

謂此春秋書法之精也先師謂宰孔先歸諸侯自盟尊家室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說者謂內女許嫁而卒以成人之喪治之所以篤兄弟之義

此僖公女兒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成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毋忘賓旅四命曰仕母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毋專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羅毋有封
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近世張氏洽
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
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故穀梁氏謂陳牲而不
歃血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綱挈領以正率人
蓋春秋之所未有木訥趙氏鵬飛曰哀王即位適丁齊威之
方霸威公於是率東諸侯會宰周公子葵丘宣天子五禁以
令諸侯是會實為春秋之冠王室賴之多矣石林葉氏夢得

則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猶存襄王未知得終安其
位此霸主之所當憂王亦出內臣以臨之無易樹子載之初
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不得不預也
武夷胡氏安國亦曰觀孟子所載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
王室之事信矣愚按孔子稱威公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孟子說諸侯以行王始力貶齊桓於葵丘之會猶力稱之
如此則葵丘之會之盛可知至公羊氏乃謂葵丘之會桓公
震而祊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載晉侯將如會宰孔言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略以止其行反皆於葵丘之會有疵焉何耶蓋
盛之極衰之始而霸者本源非正各驕易生誠亦有如二氏
之譏云尔然叛者九國不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過矣春秋
生民之免左社正以桓公伐戎伐楚之功而宰孔反以為非
齊之不能大戢楚人而滅弦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大國

之獨不協力也奈何晉方欲如會而反止其行或者襄王雖立而子帶傍睨宰孔雖身預其會陰有貳心者即然則九國之叛無實而宰孔之言非公也

甲子晉侯侂諸卒魏死

獻公也立二十一年卒而惠公夷吾入立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氏曰前已書戊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侂公穀皆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遂公子夷吾重耳而寵嬖孽奚齊使荀息輔之獻公荀息皆非也故獻公卒而里克殺奚齊里克雖不應殺而奚齊不應立里克心在立正故不書弑君而書殺其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曰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邑司寇蘇忿生之後居之故稱溫子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既殺奚齊晉國無君荀息與國人立奚齊之弟卓卓立踰年已為君矣克又殺之故書弑其君高氏閱集注曰殺奚齊不怨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得以肆其姦愚按荀息為獻公傅奚齊與卓而許獻公以死者也公羊嘉其不食言然先儒謂其從君於昏又罪其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溝瀆者愚謂驪姬亂其國神人共憤奚齊與卓豈可輔立之理荀息受其託孤蓋愚人耳既誤其君又累其君之子而又自禍其身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岷隱曰威公既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為許伐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奚齊與卓夷吾賂秦竊入而立左氏謂殺里克以說明已非篡也然里克本重耳之傅故殺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以殺里克先儒多謂克當敵公廢立之初不能庭爭而中立以及異日之禍此至論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岷隱曰書夏而不書月其為深冬未可知雨雪而至於大其寒極矣民物必有凍死者故春秋謹而書之愚謂雨雪常也書者書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杜氏曰是里克之黨欲立重耳而以二公子之徒作亂者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國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岷隱曰魯相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為永戒今僖公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何札也夫婦失道甚矣張氏曰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威公霸業遂衰而僖公念棄國政亦自此始

秋八月大雩

旱也大雩備也

冬楚人伐黃

黃恃齊不事楚楚伐之齊亦力不能救矣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其楚職曰自郢及我九
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矣
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
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
閔之也不訥趙氏曰冬伐黃要始滅黃黃恃齊救也三時而
齊救不至黃尚何以存齊之霸業於是乎不克終矣伐楚之
謀黃實濟之楚將滅黃而齊不救蓋畏楚尔愚謂威公結黃
伐楚不過假以濟事然使管仲尚在必勸其救之今伐而不
救無以宗諸侯悉如仲之言是霸業之成在伐楚之役而霸
業之廢亦根於伐楚之役也苟濟一時弊固應尔黃若有遠
慮附齊之後亦當修楚貢乃曰焉能害我此固有取禍之適
然滅而不曰奔必其上一心以死社稷豈不悲夫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丁丑陳侯榘卒

宣公也立四十五年卒而穆公疑立稱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岷隱曰自楚丘既城之後狄人不敢侵衛者十有餘年至是
復侵衛其後衛數有狄患齊威於是不能及遠矣許氏曰桓
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木訥曰前年狄
滅温温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温子也既滅其國其君適
寧尚欲得之以甘心焉狄之橫甚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五月而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孫賁經解曰王室之事
不載於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則謀杞之說與經合矣木訥

趙鵬飛曰鹹之會謀城祀也說者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會鹹之諸侯不知預戒事乃所以為得時也

秋九月大雩

胡安定前年秋八月大雩之詳曰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有一非秋則冬無有在夏者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然知其一未知其一凡言大者皆僭天子之禮

冬公子友如齊

岷隱曰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二所以親齊也張氏曰陽穀審母及鹹之會凡既會後公子友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即會于鹹之諸侯再言諸侯者中隔秋大雩及公子友

如齊之文也不再叙者前日而後凡也緣陵祀邑也左氏載淮夷病杞將遷祀於緣陵以避之也木訥謂淮去杞踰千里無病祀之理惟莒與杞鄰公羊言徐莒魯之當是避莒尔然公羊以此罪齊威之專封諸家多從其說○愚竊以為此非專封也夫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封也自古及今之故國惟興王革命之初取亂侮亡以其故地分建親賢如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始可謂之封否則如宣王封母弟于鄭亦一二間見耳若邢若衛若杞皆古諸侯皆以王室衰微為夷狄所侵而莫之救威公出而率諸侯為之改營他邑使避患耳何嘗封邢封衛封杞而以專封為罪也哉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以季姬為鄆夫人歸寧而公怒鄆子不朝故季姬使之來朝公穀謂季姬先遇鄆子而使之來朝以請已按季姬前

此未嘗歸鄆明年乃始歸鄆左氏之說於經不合西疇崔氏曰後書李姬歸于鄆是始嫁之文則此時李姬猶未嫁也乃與鄆子遇又終歸之於鄆此何義哉張氏曰李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鄆子遇于防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岷隱載氏曰李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鄆子遇于防既當其意使來請已而明年歸于鄆木訥趙氏曰李姬不繫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鄆子于防而鄆子遇之也使鄆子來朝以請昏于已故明年而李姬歸于鄆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取終歸于鄆而公不叱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駟與有駜之詩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為魯諱也春秋似天下之大法豈容尺諱哉文姜哀姜鄆李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鄆穀梁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晉小偃曰期年將去日大變幾亡國木訥曰不書國係天下也夾添曰沙鹿不盡日地也通衛狄

狄侵鄭

石氏曰城溫侵衛又侵鄭狄強甚矣木訥趙鵬飛曰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衛而至於鄭則與楚合矣諸儒皆以是罪齊桓是也然愚按地醜德齊而相侵并勢則然也商周初興嘗一正之隨復侵并故禹之萬國至周興絕千八百周之千八百國至春秋絕七十餘其間侵并誰以罪商周之君哉方春秋之初夷狄交侵諸侯亦紛紛如鬪獸齊桓公積二十餘年盡心力經營輯睦諸侯盟楚伐戎以少殺其侵并之勢年甚至氣衰鼓舞既倦戎狄荆楚之間作亦勢然矣豈皆齊侯之身事而責之備也哉嗚呼世亂而賴王者興王迹熄而賴霸

者與今霸者又衰矣是可重為世道嘆於何乎歸罪
冬蔡侯勝卒

穆公也立二十九年卒而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崔氏曰至是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帥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曰徐即諸夏也岷隱曰徐前此取舒舒楚屬也故楚伐

徐按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次于

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

為楚所敗公孫敖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與朔史皆失之故止書五月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邊國也力不能伐楚而伐厲又非攻其所必救

八月螽

災也螽公羊作蝗

九月公至自會

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還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鄆

至是而始嫁也不言來逆已成於防之遇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晦朔之晦夷伯者公子展伯其字也無駭之祖季氏之

陪臣公羊以為季氏之享蓋所信任者也震者雷擊之左氏

以為有隱惡

冬宋人伐曹

左氏以為討舊怨蓋莊十四年曹嘗從諸侯伐宋然已易世矣岫隱曰壯立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宋與齊俱宋哀公不以救徐為念不以盟會為信退而伐曹以尋舊怨持此圖霸不亦難乎薛氏曰諸侯伐厲而宋人內叛陳止齊曰諸侯相加兵自莊公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衰為之也木訥曰齊威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威不能制矣愚謂此宋哀公已有圖霸之心也然欲繼霸而首壞齊威之所以伯者伐諸夏而恣楚之橫此其所為楚執

楚人敗徐于曼林

諸侯救之不能而徐終為楚所敗左氏曰壯立之盟為無益伐厲之師為徒往矣

十有一月壬戌平公侯及秦伯戰于鞏獲晉侯

左氏載晉侯之於秦也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二而不報秦故伐晉晉不知遜乃進而請戰一戰而敗是以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

木訥曰異在石隕鷓退五與六先後之辭史之舊又聖人無損益焉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別非戊申同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立僖生而賜氏至其孫曰季孫行父行父之後世以季為氏至意如而出昭立定專擅魯國而有其二其強蓋原於季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高氏閱曰公子牙之孫叔孫戴伯也茲公羊作茲心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左氏曰謀鄭且東略也將城鄆役病不果而還所云謀鄭者
岷隱曰鄭未嘗與會盟且未聞有他難獨以魯昏姻之故至
勞諸侯其會亦不足觀已齊威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所
謂東略者木訥曰淮夷今臨淮也東鄰魯西逼宋與徐有疆
場之交前日徐為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為魯宋
之患故為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於淮亦未嘗有伐功然
則此齊威垂末之幸事已可憐僖公不過嘗預會而魯人至
借以頌僖公何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氏皐陶之後楚與國也齊與徐伐之左氏謂楚前年敗徐
而報之英氏也崔氏曰敗徐豈英氏有力乎滅項不書誰之
師左氏以為魯公穀以為齊胡安定以為上言齊人徐人伐
英氏下言滅項齊徐可知蓋謂既伐英氏因師以滅項春秋
承上文而書之也木訥亦謂項亦楚屬伐英氏不免移兵滅
項一說未知孰是按春秋不稱國者多魯之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九月公至自會

夫人聲姜齊柏女也左氏謂齊以滅項故止公聲姜會齊公
得反國岷隱謂去冬會淮今年夏始滅項會淮之後公曷為
留齊必有以也經年於外國事廢矣

冬十有一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木訥趙氏曰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
和伐宋而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
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

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還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
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犄楚之後取舒庸
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師成召陵之功則攘夷狄之功
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為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
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賤阼又為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
聽於冢宰興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亦定矣內
和諸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
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既
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獲東夏而伐徐威公合八
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伐
厲伐英氏威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
慎六子為仇歟不以礼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之威公
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修外而

不修內也穀梁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
信厚也立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注云會北杏會
鄆又會鄆會幽又會幽會榿會費會陽穀會首止會甯母會
葵丘九十一會洮會鹹會牡丘會淮九四西疇崔氏曰齊威
之霸自莊十六年盟于幽至僖十六年會于淮九十有二會
而孔子稱威公九合諸侯者舉其不以兵車者而已莊十六
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
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榿九年周公與七國會
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
于葵丘十二年七國會于鹹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魚兔

齊威屬孝公於宋襄易牙亂齊立無虧而孝公奔宋故率諸侯伐齊以納孝公蓋亦乘齊之亂欲繼齊之伯也嘗雖救齊而不力齊卒敗績狄救齊意亦思齊威之德也邢人狄人伐衛伐衛亦所以救齊也凡救齊者亦以宋襄之故非盡公於齊也齊以亂故威公九月方葬齊威立九四十三年國亂而宋納孝公繼立名昭

十有九年春王二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劉氏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又使邾文公用鄆子一會而管二國之君岷隱曰首執滕子已駭觀聽會盟曹南鄆子後至未足深罪也遽使邾人執而用之會盟曹南曹不致餽亦微罪也口血未乾繼復圍曹以此求霸豈不繆哉

衛人伐邢

報邢之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注曰宋襄是魯故魯思齊桓惠按諸侯不肯從宋而楚與中國之盟始此此宋襄異日之所以見執於楚款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左氏謂好土功而民潰何休以為峻刑穀梁以為淫酒要皆以失民而亡梁亡而秦取其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公改而大之也閔子騫於長府云何必改作則書此可知夏郟子來朝

公羊以為失地之君未納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郟取防允

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則郟為宋滅久矣今而來朝必魯別封之以為附庸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以為魯小寢蓋諸侯三宮天火曰災

鄭人入滑

滑小國鄰於鄭服衛鄭故伐而入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曰為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伐之傳謂隨不

量力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今年狄侵

衛者為邢故也往者即與衛皆嘗有狄患齊威皆却狄而封之今孝公反與狄盟而致狄侵衛故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衛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宋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人從欲鮮濟木訥曰鹿上宋地也召楚人於境內而盟之引虎入閨闥其脫搏噬幸矣而秋又會之虎口其可憂也哉宜其見執也愚謂秋之見執已萌於春之見許宋襄愚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耳

夏大旱

記災之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
薄釋宋公

孟之盟楚嘗許宋以諸侯而今盟之也楚稱子而序於陳蔡
鄭許曹之上者止齋謂宋楚初爭長也此行實楚執宋公而
序諸侯以執之者蘇氏謂宋不度德量力而爭諸侯諸侯之
所不予也公伐邾者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鄆嘗之
親也而邾執鄆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為
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左傳謂邾滅須句故伐之或言其非
是也楚人來獻捷者魯不與孟之盟楚故假宋捷以威魯嘗
懼而赴薄之盟故楚為之釋宋公公羊謂目夷歸宋修繕而
釋宋公理亦兼有之也獻捷不言宋之捷者杜注謂秋伐宋
冬來獻捷事不異年而從可知諸家或以為諱或以為貶或

以為存中國而抑夷狄各以意度之也木訥曰鹿上之盟宋
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懼楚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
黨而曹又宋之讎也見執固無疑矣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
侯魯獨不至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後從之魯至而宋公釋使
魯不從楚未必釋宋公岷隱曰齊威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
視楚宋襄公一日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
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
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
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尔楚人使宜申獻捷于魯
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
諸侯盟于薄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
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一無所與焉愚按岷隱之論精
矣然春秋書諸侯者亦以宋襄一會而霍二國之君先為中

國諸侯之所共嫉楚故因得以乘間九執之釋之亦楚與諸侯之所同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合依經文列叙諸侯為正孟公羊作霍穀梁作粵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俱

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焉禮也木訥曰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書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公直書公伐邾取須句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則須句乃邾之邑魯伐邾而取其邑安可以須句為國且今既取之則滅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耶則知須句邾邑今伐而取之以責其不服其服則又反之至文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愚按胡安定於此後升陞之戰亦曰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之戰其惡可知則安定已指須句為邾之邑而魯取之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孫氏曰齊桓之出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宋襄不能與楚抗也木訥曰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襄公已不能抗楚甘就執辱何責鄭之弱而附楚岷隱曰宋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循省為卧薪嘗膽之計乃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于泓崔氏曰宋公釋乎執而遽伐鄭所以怒楚而致戰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陞

木訥曰升陞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再伐邾一取其地宜邾必有以報魯左氏載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

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楚伐宋以救鄭宋與之戰敗而傷股七月而卒狂愚取禍尚自稱仁義之師劉氏意林以為無異盜蹠以分均為仁以後出為義也劉氏傳以為宋公之愛人也無異於殺之也師氏謂其敗齊師執滕子圍曹伐鄭其於仁義遠矣及戰于泓乃以不擒二毛不阻隘為辭適所以敗其衆也木訥謂彼方脫擊鼓之餘以歸不能責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而招楚兵自取敗亡乃假區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公羊遂以為文王之戰吾不咎其與宋襄之過而切憤其待文王之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注謂十九年盟齊以無忘桓公

之德而宋獨不會故今討之岷隱曰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于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孫父卒

左氏曰傷於泓故也不書葬者諸侯畏楚且疾之無會葬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討其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者左氏謂其用夷禮公羊謂貶其為徐宮所脅穀梁謂其為時王所黜未知孰是嘗聞先師王貫道云杞病於夷雖賴齊威城之僅安然幾於非國故降伯而以子自貶然則亦從其赴而書之欵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鄭入滑王請於鄭鄭反執其使故王使狄伐鄭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鄭

天王襄王也左氏載王子帶之事言避母弟之難也木訥曰
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也若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
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
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此襄王之心
也蓋帶之亂衛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故出居鄭其
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為異論曰天子無
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
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
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卒足而出天下遂非其
有乎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

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動王
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

傳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子圉嗣立為懷公秦納文公入而殺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

諸家皆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書衛侯燬滅邢宋文公
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
寫之誤木訥趙氏曰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
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虜滅下陽楚滅夔皆同
姓也何以不名楚子虔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何以反名
之且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

而後知其滅同姓也。由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考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威之德。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比以抗狄可也。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衛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然謀則善矣。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于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當從而遂滅之。二者均有罪也。愚謂書滅則衛罪為重。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曾女嫁宋蕩氏。來為其子逆婦。以姪從姑也。先儒謂娶妻必親迎。而伯姬為子逆婦。非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為主。今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之。亦非也。

宋殺其大夫

杜氏注曰其事則未聞。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二年喪畢既臨事而治泓戰之罪。諸大夫有以衆死者乎。木訥曰宋為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晉文即位二年。方圖伯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而殺其大夫。愚按此皆以宋之事。而意度之。若闕所不知。當從杜注。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於陳。頓子奔楚楚。楚圍陳而納之。中國虐小夷。狄反借為義舉。

葬衛文公

立二十五年卒而成公立。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他乃反

木訥曰言自僖元年魯獲擘之後未嘗通魯然亦深矣衛成公斬然衰經中為洮之會以平之蓋有比小事大之義然言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蓋平之意出於衛言疑魯之未肯平故以大夫聽命焉明年向之盟而後成矣岷隱曰衛文公新卒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為此盟范甯曰衛稱子在喪洮魯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木訥謂莒今知魯肯平故莒子親來衛知魯肯已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岷隱曰左氏以為尋洮之盟也洮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公謂前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為平故復會于向不知洮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躰矣今衛又效尤使大夫來公自輕亦甚矣平莒非大事何汲汲若此乎向莒地速公羊作邀

齊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齊初怨魯救無虧至齊之盟宜釋然矣魯齊甥舅之邦乃乘其不備潛師侵之怨其來追夏又伐之衛之伐齊為魯伐也魯之乞師於楚將伐齊也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鄭公穀作

齊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齊初怨魯救無虧至齊之盟宜釋然矣魯齊甥舅之邦乃乘其不備潛師侵之怨其來追夏又伐之衛之伐齊為魯伐也魯之乞師於楚將伐齊也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鄭公穀作

秋楚人滅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楚虐其小而滅之傳謂夔不祀而見滅故楚雖滅同姓而不名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夔不祀祝鵠與鬻熊非其罪夔公羊作隗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謂宋恃善於晉而背楚故楚伐之岷隱曰前者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以堪命此皆宋襄之

餘孽也緘穀梁作閔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雖首兵魯乃以夷狄攻中國其失多矣僖公負齊威一至
於此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岷隱曰杞或稱侯或稱伯至于稱子極矣故春秋因其自貶
而書之僻陋用夷庭實有關魯人重物而不重禮公子遂所
以入杞也責其不共杞何敢尔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孝公立十年卒杜注曰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齊相既沒
諸侯思之如周人之思召伯也孝公不能藉之以與觀其間
楚人之勝以圍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相公下宋相魯莊
之意正相反焉業所以墮矣愚按相公務却狄摧楚孝公首

盟狄盟楚不克紹如此無足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崔氏曰春接其君秋入其國以內為過於杞無譏木訥曰魯
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則乞師必取其邑虐者吾以偏師
直入其郭僖公自公子友死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一月甲戌公會諸
侯盟于宋

崔氏曰是時齊威既沒楚人肆橫執宋公伐宋國敗宋師獻
宋捷圍宋邑不道於宋已甚今又圍宋宋之盟猶薄之盟爾
泰山孫氏曰四國雜然從夷以圍中國其惡自見先儒亦謂
楚序於諸侯之上而獨稱人者嫌其予楚以霸也未訥曰楚
之虐宋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欵
于時晉文興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圍宋不已楚

則然爾諸侯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晉可從而不從反比楚以戕中國其罪蓋重於楚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與霸之暴蓋不速則無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弜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此楚圍宋之義宋告急於晉晉文公因為圖霸攘夷之幸也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者曹衛比日楚之黨而晉之志故侵之伐之以誘致楚也書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成衛今因晉伐衛故託名不卒戍而殺之以悅晉也書楚人救衛者楚為晉所誘致也書晉侯入曹執曹伯弜宋人者執楚之黨弜楚之仇以怒楚使戰也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殺其大夫得臣者得臣強復取敗而楚子歸罪於得臣也書衛侯出奔楚者楚不克欲與楚而國人不可故奔楚也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言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者功成定霸以盟諸侯陳後至而不及盟也書公朝于王所者王在踐土而朝之也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者衛之出奔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守今晉救衛侯得歸反殺叔武故元咺訴於晉也木訥趙氏曰晉文之霸功與齊威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之與天下習衰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威求諸侯為難以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

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楚服晉文之興則諸侯蓋晉於從霸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攻之不其難哉故齊威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為如何論者不察而妄疵晉文以為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具暑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一者又勢之不同也踐土之盟于濕之會天王皆在天下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踐土之盟聖人惟書公朝于王所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濕之會書特而後朝之有

序也二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傳而不稽經也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或者棄經任傳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為實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天王之歸蓋因今踐土之盟也前此鄭陷于楚天下無勤王者今晉侯克楚于城濮以敵王愾奏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天王因是復歸于成周冬書河陽之狩則天王既歸而出狩也文公非緩於納王也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伐楚者納王之資也然則踐土之盟厥勳茂哉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取三傳撥蜂之說以疵吾晉文君子所不甘焉故愚稽於經以正之非私晉文白聖人之筆法而已

陳侯款卒

陳侯立十六年會于踐土以病歸卒是為穆公子共公立
秋杞伯姬來

莊公之女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其邑齊怨深矣今齊既易世已同踐土
之盟魯故修齊好亦以晉既勝楚而畏晉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
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傳謂晉文召王者也木訥曰溫之會天王時已歸成周晉
文於是合諸侯而朝之然不朝諸京師而朝諸河陽何也蓋
昔襄王在鄭鄭實陷於楚晉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虞淵前日
踐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晉將朝馬
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

非禮甚矣諸侯朝王禮之常天王受朝亦禮之常自入春秋
百年之間無復修朝見之禮晉之朝王曠世盛典也於是出
而出見之託狩為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迄今又百
年則循而至此亦勢之必至說者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尚在
鄭既以為天王出勞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故以晉侯召
王為言且晉侯方以尊王市名於天下今反召之以買抗君
之罪必不然矣又嘗以地考之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
也河陽今之孟州河陽與溫皆孟屬邑孟距王城纔七十里
而不舉趾如王城哉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何也夫譎
以謀言也如侵曹伐衛執曹昇宋執衛侯歸京師皆譎也晉
文果召王則天下之逆節聖人將不齒之矣豈特曰譎而不
正哉愚按岷隱嘗云使宋人賂齊以告楚分曹衛之田以界
宋私許復曹衛以攜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玉之怒凡

此皆譎也然則舊說指召君為譎者召君之有無雖未可實
言而果召君則不止於譎誠有如木訥之之言也譎固自有
在也崔氏曰河陽之狩三家皆謂再致天王似誤矣溫之會
天王未嘗與自為河陽之狩耳何以言之彼踐土之盟加朝
之日於盟之上知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則王在踐土明
矣此則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壬申朝于王所
三者似異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然河陽遠矣王
適以諸侯會溫之時而遠為河陽之狩是王實欲會諸侯假
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之地也於諸侯會以其邑言於天
子狩以其地言晉文行霸帥諸侯朝王以尊周室春秋予之
此所以志公之朝也愚按召王者左氏之言而下勞者後世
之說木訥破召王之說而猶以王之狩為下勞若以經文為
正則諸侯之會在溫天王之狩在河陽諸侯既會而復以壬

申日朝于王所其事不過如此若干室微諸侯強天王因出
狩而就見其迹亦曉然可知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元咺之訴而執之也元咺訴得直故復歸于衛然為臣而
執君君執而臣返皆背理甚矣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踐土之盟于溫之會許又獨不與
故晉以諸侯圍之曹伯父拘于晉晉文感侯孺之言使之復
國曹伯未至於國遂即來同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國君之名書來不書朝公羊謂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木訥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圍許至則

凡例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者於是不通矣愚意承上文言之無他義也說者鑿爾

夏六月會主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直反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木訥曰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王之側抗可知也岷隱曰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祖於習俗聞於典札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愚按諸家皆痛詆此盟謂書及而不書公及者為魯諱書人者貶諸侯也按公穀二傳所載經文皆作公及而左氏於傳亦作公及獨左氏所傳之正經無公字其闕文未可知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聖人實書其事善惡昭然未必陰為譏詆如凡例之云也
翟公穀作秋

秋大雨雹

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為雹大者過甚之名春秋書大雨雹者二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

左氏謂秋間晉之侵鄭也故侵齊岷隱曰按僖公十八年秋救齊二十一年齊秋盟于邢三十年三十一年秋皆侵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夷狄豈可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會哉木訥曰齊威之霸秋伐晉而齊不救者憾晉之不從今晉文之霸秋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一伐楚再朝王至翟泉之盟已不親矣晉文剛毅果敢過於齊威惜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衛成之奔元咺奉其弟叔武守衛衛成歸反殺叔武元咺訴於晉晉執衛成歸京師元咺復歸衛立公子瑕故衛成再入而殺之元咺許君而專立有罪矣衛侯鄭亦書名者先儒謂殺叔武公子瑕皆非其罪而戕天倫也或曰魯請於夫子而天子使之歸故名也竊意瑕亦嘗立故名書名為別如突忽歟

晉人秦人圍鄭

崔氏曰鄭不會翟泉之盟時秦晉方睦故相與圍之愚按諸家多據左傳謂晉文舊嘗過鄭鄭無禮而報怨木訥曰踐土于温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同兩盟豈至是而始責舊怨哉蓋安定亦云討翟泉之不會此說是也
介人侵蕭

張氏曰介再來魯求援而後季兵也木訥曰蕭附於宋介附於魯石氏曰蕭姬姓宋附庸後楚城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岷隱曰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胡安定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然王者至尊非諸侯可抗也木訥曰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魯蓋以宰周公之來本乎晉侯以戎朝王而致故既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於晉也然自隱至莊天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為非常之禮尚何責其遂如晉耶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謂晉分曹田取之也如晉者拜曹田也公羊謂晉取曹所侵而班之諸侯也任氏黎氏諸家皆以為曹田曰非其有

故書取也石氏劉氏諸家皆以為魯田曰不繫國則我之有也趙木訥又曰魯兵嘗追齊正濟西我之地也宣十年又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歸我則本魯田也惟黎氏以為非曹非魯不可追治其田之自來蓋自周衰相吞滅而致魯本封百里耳至鄭夾滌則曰魯之濟西比曹北比齊晉文討曹而分其地魯得濟西之田此語實見深徑矣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木訥曰郊之制自惠公請之周雖有其制而未敢用僖公首舉之故卜之卜之至四而不從天豈容僭哉而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三望之說諸儒紛紜惟代濟淮者是也石林曰呂不常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王為之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下以日至而以上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通方望之祀

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臯門為庫門應門為雉門雖為之別而孔子不與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止齋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邵氏經世書惠公實立於秦襄公祠白帝之年然始欲用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觀齊社曹劇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侏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未嘗行也記禮者以為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備祝純之言分魯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成王命伯禽者不過如此無所謂天子禮樂也隱公考仲子之宮而始問羽數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形益而辭不敢受齊武子來聘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于大禮于以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

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恠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
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愚按破明堂位成王賜魯以天子禮
樂之說自劉敞始以史角之事為據至木訥述用之甚明石
林與止齋參考之甚備故悉錄於此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
在秦書呂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但木訥三望之說主代
濟淮以魯言也恐不若戴岷隱謂魯僭用天子禮國居東方
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其理尤白繁音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木訥曰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此亦有君乎何
朝覲婚姻皆出於婦人也伯姬亦悍哉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立以遷衛蓋二十年矣齊威未沒狄已侵衛僖十

三年之役是也至十八年二十一年又侵伐之今又整其兵而
圍之衛不得已遷帝丘以避晉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
世愚聞之先師曰衛益迂而西也帝丘顛頊之故地去楚立
又二百里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也立四十五年卒捷公羊作捷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
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生十有七年而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
而霸一戰勝楚拜朝王所傳之襄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
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垂二百年使齊威既沒而不有晉

天下胥而為夷矣故霸業惟齊為盛惟晉為久惟齊威晉文為可以言霸世稱五霸者非也霸之為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威晉文是也宋襄狂愚戕中國而結夷狄霸之反也秦穆楚莊以夷狄而脅中國霸之變也皆不可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之世主之者齊威晉文耳孟子勸時君三王道其力詆桓文者有為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凡威文之功皆指以為威文之罪嗚呼獨不觀威公未霸天下之亂為如何威公霸而天下定矣威公甫沒天下之亂又如何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出生民倚之為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而顧以為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焉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殺奪僭竊者終不可及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義則其

竊取之爾

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千里襲鄭事不成而中道滅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魯自僖公二十六年伐齊取穀至二十八年公子遂始如齊越今五年齊始聘魯或謂此報聘也或謂晉文方沒諸侯無所適從而締交也或謂晉文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修舊好也皆未知然否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

初秦晉同圍鄭秦私及鄭盟為置戍於鄭反又私約其戍為內應而千里濟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滑北鄰於晉者也原軫於是勸晉襄公邀于穀敗之匹馬隻輪無返孫氏曰晉文卒未逾年秦由僻陋乘中國之無伯越數千里以伐

鄭其無晉也甚矣書曰敗秦師所以甚秦之惡而與晉之勝也高氏曰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惡秦而予晉之勝也夾漈鄭氏曰襄公之不替伯自殺之役始晉之終於伯亦自殺之役始愚按諸家多罪晉襄負秦納晉文之恩及罪其居憂而興戎先師王貫道嘗言魯自秦啓曲不在晉使襄公懷先世之恩及拘尋常則晉不可繼伯而秦橫矣

癸巳葬晉文公
勝秦而歸乃葬猶不失五月而葬之禮
狄侵齊

左氏曰因晉喪也東萊曰文公一死便來侵撓春秋時若非霸王時復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些言晏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杜氏曰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高氏曰升陞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岷隱曰升陞之敗魯固怨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木訥曰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或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玉等為諸侯不屈於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服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謂狄伐晉及箕晉敗之于箕然則此亦乘晉之喪而晉襄再勝外侮也岷隱曰狄為中國患至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此卻缺之雋功也木訥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虜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今年春齊使國歸父來聘臧文仲勸公朝齊謂親有禮社稷之衛也故今公如齊然報聘而親之似過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路寢為正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隱曰皆時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木訥曰晉文之霸獨許不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許亦不與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

僖公於十二公之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賢者以詩有僖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書不而為公之閔雨書雨

為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頌禱之亂皆無其實春秋書雨書不雨者特以其閔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待公而意其為閔雨喜雨亦豈有其實也哉若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皆其不賢之實而始僭禮小郊則春秋所書尤不賢之大者也詩人反以郊為誇尚可以詩頌為據而意度春秋之書雨書不雨為褒也耶木訥趙氏以詩頌其美而春秋載其失也折衷而為之說曰僖公中林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霸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溥公亦與其辱方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師伐齊為楚人伐衛實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也兩會諸侯

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鄆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蒞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於王之禮此雖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於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子惡此雖出於遂而公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為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鄆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習有所不及者也愚謂木訥折衷之論也錄之以俟來者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十

讀春秋四

文公

名興信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按禮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公羊謂會葬禮也先儒多謂弔賻可也會葬非禮也未知孰是娶之王室微諸侯強每事反下之耳或又謂五月而葬今三月而來會亦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或謂知公之不請命而反先焉蓋事勢陵夷上之每每益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晉文公季年衛出晉而侵鄭襄公告於諸侯而伐之先且居勸以先朝王故襄公朝天王於溫而使先且居有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讞曰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且居有臣矣或曰因討衛而後朝王非却以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愚按此亦據左氏而評之合且以經文為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先儒謂公不親往拜而遣得

臣非也然於經亦無遣使之文

衛人伐晉

衛孔達也不知自反而反伐霸主為報木訥謂是亦犯上蓋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有為夷矣

秋公會孫敖會晉侯于戚

敖慶父之子穆伯也晉伐衛取戚田而疆之敖往會焉禮樂自大夫出始此木訥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前乎此大夫出會者皆君命至此而始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夏命

商臣後為楚穆王頹則楚成王也書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書頹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唐太子洪授左氏春秋發書而嘆曰聖人何

書此耶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惡名不滅洪曰實不願聞願受他書瑜遂讀禮張氏洽曰願在位四十六年更齊相晉文之時僭王猶夏力爭諸侯齊相既沒益肆憑陵執宋成齊毒被中國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逆蓋夷狄積惡之應如此後世如匈奴曼頭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受禍於其子頽公穀皆作髡

公孫敖如齊

注云始聘通嗣君也木訥謂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為國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報穀之役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先儒謂練而作主十二月也今十七月後時

三月乙巳及晉陽處父盟

左氏謂晉以公不朝宋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以恥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明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石曰內大夫專盟自敖始外大夫列諸侯會自士穀始隴公穀作斂

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異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曰臣之今文公欲尊其父故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傳以為逆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先儒謂未終喪納幣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霍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是為王叔文公來赴弔如同盟夾深曰文公於襄王猶周公於成王也成王弱有管蔡之變襄王微有叔帶之難輯諸侯寧王室文公之略也

秦人伐晉

秦再敗於晉今此焚舟之戰也晉師不出秦封殺尸而還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貴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

先圍江

兩螽于宋

記異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岷隱曰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

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氏曰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宜大合諸侯聲罪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乃遣一軍豈能濟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盟於晉而歸也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也貴聘而賤逆之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穀梁謂其曰婦姜已成婚於齊也或曰有姑之辭也木訥謂不稱未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直救江而達伐楚故江卒滅

晉侯伐秦

報焚舟之役也

衛侯使甯蒍來聘

蒍即甯武子衛之賢者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時納橐饋以從君於囚皆甯蒍行以免君於死蒍有勞焉至是晉以孔達歸

衛故衛侯從來脩舊好魯侯享之歌彤弓及湛露蒍不辭又不荅賦魯東周禮有媿於蒍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伊川曰仲子始僭猶不敢同嫡蓋風氏即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木訥辨以為僖之妾以秦人來為僖公成風之穉為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公也未知然否後書葬我小君似亦主僖言之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二月辛亥葬我小君

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嗣芳反

珠玉曰含車馬曰贈含贈死贈生既歸含贈又使會葬是天子成其妾母為夫人非禮也禮庶子為父後者為母總不書天王止書王者諸家以為賤木訥以為闕文召伯穀梁作

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公方歸自晉敖即如晉或疑其誑事晉以內固其權

秦人入郟音若

郟楚屬也叛楚即秦又貳于秦故秦入郟

秋楚人城六

六臯陶後今屬安豐軍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卒終身事楚晉文公圍之而不服晉襄

公伐之而不率者也

六年春葬許僖公

自十月至今計亦五月而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謂臧文仲使其睦陳行父因娶焉是意在求昏而託聘

以往木訥曰陳未有聘於魯魯豈先聘小國如陳者行父之

私也勸嘗如晉行父與敖一體之人故亦如晉仲氏季孫爭

交於晉二家之張自文公始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亦

於傳則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已之班使續鞠居殺處父

而奔狄崔氏曰從三家之論則處父之罷任而告於君者忠

矣未可以為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

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耶射

姑穀梁作夜姑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日月猶朝于廟

陸氏纂例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
朝拜謁而已木訥曰常月曰告朔閏月曰告月文公不達此
以為天無是月而弗告焉猶幸其朝于朝岷隱曰禮天子頒
正朔諸侯受而藏之禰朝每朔以特羊告宗廟謂之告朔既
告然後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于
政雖非閏月亦不生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
後魯公不親告朔矣

七年春公伐邾二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郕

郕其俱反音吾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其後歸之今文公間晉之難復伐而取
之郕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備邾其陵虐小國不
卹民力直書自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立十七年而卒昭公未即位先欲去羣公子故國人

攻昭公殺及二大夫傳謂公孫固公孫鄭也崔氏曰嗣君未
立而國內亂大夫有以殺死者知非公命故曰宋人殺木訥
曰九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有不順必不能於嗣君者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之力

左氏載晉襄卒靈公幼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于
秦穆虜抱太子曰啼于朝盾乃拒秦而先蔑奔木訥曰晉襄
之卒於是暮年襄公之葬久矣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
說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
下軍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
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秦晉自
殺凡五戰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
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為是戰晉辭為曲蔑不用命而奔
敵矣愚按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相背

也

狄侵我西鄙

間秦晉之爭也木訥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岷隱曰戎嘗為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亳

許氏曰諸侯何以不亨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諸侯何自亳之盟始也君子惡之崔氏曰是時晉侯新立諸侯相于晉地而聽事焉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抗禮而盟諸侯此諸侯之恥而晉之罪也故不罪諸侯不名晉大夫以略之愚按比前後九書盟會此誠天子之特筆諸家皆祖左氏以為公後至而諱之殊不知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為公後至耶惟許氏崔氏據經為說故特錄之然此時實公尚幼事比皆趙盾之為二氏以責靈公未審耳是歲中國始無霸主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木訥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敢仇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為魯患今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備徐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立二十二年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

維戎盟于暴

維於

趙盾專有晉大國維戎與魯有疆場之交公子遂當國而專故往與之盟衡雍與暴皆鄭地故越晉而可兼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穆伯也如京師者將弔天王之喪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者穆伯嘗為襄仲娶莒已氏美而自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穆伯已還已氏至是逃奔已氏也其惡可知

冬

書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孔叔公孫鍾離也司馬公子邛也司城蕩意諸也初宋昭公未立先欲去羣公子嘗致亂今既立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又致亂故大夫司馬死之而司城來奔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柄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弑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岷隱曰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木訥曰諸侯不貢而致天王下求雖金非所以至身魯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

夫人姜氏如齊

此出姜也杜注以為歸寧木訥曰文公並妃匹嫡嬖於敬嬴生倭羸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為十八年歸齊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得臣莊叔也如京會葬也岷隱曰魯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會賵叔服會葬今襄王之喪公孫敖如京不至而復魯亟遣大夫往繼可也遷延不行而毛伯求金已而得臣方會葬亦晚矣崔氏曰天子之葬魯侯親之者也乃遣大夫木訥曰猶愈於不會葬者愚謂周衰諸侯強禮之倒置甚矣魯僅侯周

於諸侯而周之下禮於魯友過於交鄰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載先都怨先克沮已不獲登上軍殺先克晉人遂殺先
都胡氏謂晉政在趙盾先克者盾之黨是則討先都之亂者
盾必主之也國亂非君命故曰晉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崔氏曰夫人不寧于魯故終以見出是行也夫人其幾於出
乎故殆其性而喜其反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其鄭父

士穀箕鄭與先都同亂者也故併殺之不訥謂先都既殺其
黨責其自新可也盾必誅之亦知已之辜而懼士穀之伍不
屈於已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於是伐
鄭孫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
沒中國不振故也張氏曰趙盾為晉富力懲其始以振中國
之威乃緩不及事諸侯之師及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木訥
曰晉靈少且不君權專於盾楚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問至
是復窺中國兵行鄭郊楚之進退視中國強弱中國無霸何
以安之

夏秋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也立三十五年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靜動為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愚按此事諸家皆謂書楚子書椒以其以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辨之曰楚之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曰楚子豈進其害中國耶宜申謀之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曰宜申豈進其謀逆耶書楚子書以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音送

衣服曰襚以贈死者成風之卒今五年矣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楚魯猶楚欲圖北方而聘魯也熒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矣木訥曰此特歸成風之襚爾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為僖公之妾成風為僖公之妾於是明矣非謂兼襚二人也

葬曹共公音恭

八月卒冬而葬音亦五月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

夏秦伐晉

傳載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微是交然不已經止書秦豈以兵端在秦耶

楚殺其大夫宜申

傳載宜申謀弒穆王而見殺經但書殺其大夫木訥謂穆王弒君父故宜申之謀弒以無罪書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可知

及蘇子盟于小栗女音汝

諸家多祖左氏說謂頃王新立而盟以盟天子之大夫與周

下盟諸侯為非惟戴岷隱曰僖公十年狄常滅温温子奔衛
温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邪
冬狄侵宋

高氏集註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亂之後狄始侵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載其將伐宋先儒謂睥睨中國且厥貉公穀作魚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九倫反

杜注討前年逃厥貉會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去反

左氏曰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
宋聽命于厥貉也先師謂此亦霸者事大夫豈得而專之亦
訥曰魯獨會之者蓋大夫之專自魯始霸王之令亦出於大
夫此魯所以悅從者欤彭生叔仲惠伯也公子牙之孫

秋曹伯來朝

左氏謂始即位而來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
不害也木訥曰彭生會晉公子遂如宋魯君安在哉大夫專
恣各事大國以固私黨

狄侵齊及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得臣追之吉敗狄于鹹獲
長狄僑如木訥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一得臣
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
魯之藩籬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得臣
莊叔也最善射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岷隱曰按左氏邲太子以地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邲伯誠如所言邲太子未嘗為君春秋豈得以邲伯書蓋必嘗為君迫於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孫氏曰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邲邲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而來奔齊所逼尔邲公羊作盛

祀伯來朝

始朝公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謂嫁祀而祀絕之公穀謂嘗許嫁祀而卒今皆不可知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愚按以此釋經文足矣

夏楚人圍巢

岷隱曰前日楚伐麇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中國無霸主

諸侯何恃哉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也亦始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將伐晉也木訥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僖公成風之繇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又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自穀至此凡六交兵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與鄆二邑名木訥曰諸鄆言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

敖如言泣盟言魯蓋締交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

敖之奔蓋不能於魯而莒容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患

故帥師以城焉張氏曰前此言未嘗與魯有爭今行父首帥

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晉為仇而爭由鄆始先師嘗
言二邑近費而介於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
是始大然則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鄆公羊作運

十有二年春土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皆夏從夷者終其身其子平国立始
自拔於夷狄以從新城之盟是為靈公

邾子濊除卒

濊其居歿

邾文公立五十年卒子攬自立左氏載文公十遷絳利民不
利君公遷而卒

自正月不雨至子秋七月

旱可知

太室屋壞

太室魯公伯禽之廟不修故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水自狄侵衛十有一月己丑公及晉
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劉氏曰前此鄭衛背晉而與楚今公之往也衛侯會于棗請

平于晉其還也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木訥

曰狄復侵衛者衛侯出會乘虛而侵之也又曰晉之不能宗

諸侯者權在趙荀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於荀也中國

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浸浸然兵及衛鄭故衛

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杏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棗蓋

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

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

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

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愚謂此適投諸侯求晉

之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去冬十二月與晉盟而今歸魯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載邾文公卒公使男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也立二十年卒孝公名昭而潘又謚昭非禮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魯君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也伊川曰同懼楚也愚按從楚者宋陳鄭許也自楚荐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新城宋地今應天府也七年邕之盟止書公會諸侯晉

大夫今年新城之盟列叙諸侯明書晉趙盾者西國諸侯謂新城之盟出於諸侯而邕之盟晉大夫主會也不言公會會諸侯先言會諸侯然後書癸酉同盟者夾深鄭氏謂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星之沴氣也光芒直上而如彗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故曰入也左氏載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二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唐李淳風始筭孛星行度謂此星在角由約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十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

公至自會

新城之會方告至

晉人納捷菑苗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長子饒自齊出也次捷菑晉出也饒且已立晉又納捷菑見辭而還納者左氏稱趙盾公羊稱卻缺穀梁稱卻克捷菑公羊作接菑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初敖如京師棄君命而奔莒以從已氏魯立其子穀是為文伯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聽朝命復而不出三年又盡室適莒文伯卒立其弟難是為惠叔敖又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而卒於齊敖者慶父之子孟氏也謚穆伯適莒而卒于齊者又奔齊以求歸也高氏謂書此以著典刑之壞且為明年齊人歸喪起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載曾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傾之昭公卒舍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

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自蕭封人升為卿不義宋公而來奔公羊曰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曰其曰子哀失之也左氏居諸傳之先宋昭又不道之君且當從左氏耳但子哀一以為字一以為名不可考孫氏曰宋公族子姓名也黎氏曰子哀必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知孰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謂單伯周大夫也子叔姬者文公之女嫁齊生舍舍立見弑叔姬不安於齊魯請於周使單伯使齊歸之齊不道而皆執之也公穀謂單伯魯大夫其并見執者淫也愚按書齊

入執單伯書齊人執子叔姬兩書齊人者正不欲以姬繫於單伯而嫌於淫也此當從左氏而公穀所傳殆齊人誣而執之之詞欤若單伯之為周大夫或魯大夫則不可知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去此已七十餘年若以為魯大夫不應父子祖孫皆以名氏稱單伯伯以爵而周畿內諸侯也若以為周大夫則此不明書請于周而明年書單伯至自齊於周無所也世遠不可質言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執於齊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木訥曰宋昭不君惟前年同新城之盟未嘗聘魯前日子哀以不義昭公來奔疑子哀間宋魯而魯有以議宋故來修好而又盟以質之神不書使非君命也已專盟也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再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奔死於外魯不許其歸齊人飾棺置堂阜其子難請于魯故歸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齊釋其執也或謂行父如晉晉詰齊而齊歸之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溫翟泉皆與會晉又沒復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故行父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謀齊難也以無能為故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疑亦行父請盟而得釋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不肯與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自二月至五月也穀梁謂厭政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鄆音西

行父不得盟公使遂納賂于齊乃得盟齊強魯弱也鄆立公

羊作犀立穀梁作師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信公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公羊謂泉臺即築于郎之臺也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

而已矣左氏謂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

薨故毀泉臺劉氏曰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載楚大饑戎與麋交伐之庸帥羣蠻叛楚楚議徙都阪

高為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遂滅庸岷隱曰秦楚相

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木訥曰楚成王穆王求

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統出周晉之後

西南既合而比越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為賈之謀乃轉敗為成而饑饉兵革之來適為莊王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襄公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使甸弒昭公書曰宋人弒其君者先儒謂昭公無道國人所共棄若衆殺之然也許公羊作處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文公蓋即公子鮑也木訥曰宋之弒君以公子鮑之厚施得民奉以為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為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左氏謂齊難故緩劉氏曰聲姜既葬而後有齊師

耳高氏曰九月而葬慢也聲公羊作聖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齊伐魯魯公子遂以賂得盟于鄆立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公子遂請盟公乃親盟于穀諸侯之會于扈平宋也公以齊難不及與胡銍集善曰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見大夫之張也高閔集註曰穀本齊地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齊以是憾魯今公不與扈之會而強盟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岷隱曰文十五年書諸侯盟于扈至是書諸侯會于扈其事止同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於齊無功而還故春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扈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下臺存焉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瑩卒

秦康公立十二年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者懿公也弑君篡立四年則郈歆之父而使歆僕納悶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故二人共弑之齊人迎立其兄公子元是為惠公止齊曰職歆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五月而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襄仲也叔孫得臣莊叔也子者立未踰年之稱子之名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未蓋夫人姜氏所生也初文公之

妃敬嬴生倭是為宣公敬嬴變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

襄仲欲立之仲請于齊齊許之故襄仲殺惡及其弟視而立

宣公夫人姜氏遂歸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

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者也

書曰子卒左氏以為諱之也木訥曰遂及得臣如齊而子卒

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彰矣行父之如齊張氏

以為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

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蓋是季也惟叔仲惠伯名彭生者

不可公子遂矯太子惡之命召而殺之

莒弑其君庶其

莒子生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故僕弒逆而以其寶玉
來奔傳載行父逐而出諸竟曰如鷹鷂之逐鳥雀者也

木訥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強雖自信公而僖公之世未嘗
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靡之盟
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
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九九非會則盟
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
公怠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王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
卒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庸昏不出寢
門何以為國且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
自封植公室寢弱而權移於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為戮妃
妾不能相保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
不能追其責也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襄仲為其妾母敬嬴殺嫡而立
之謚法善問周道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岷隱曰魯之威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
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公子遂如齊逆女二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岷隱曰宣公執親之喪未一年遽遣人逆女人道廢矣木訥
曰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結私黨以濟其惡也弒太子
立宣公絕姜氏皆仲遂與敬嬴之謀今謀既濟矣獨厲姜氏
在齊有以謀魯也故宣公即位坐席未溫而公子遂如齊逆
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為謀豈不迫哉蓋齊惠亦
負篡弒之惡故不暇責魯特患姜氏有言於惠公也今既逆

齊女而歸則惠益親魯姜氏有言惠有所不信爾故得歸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遂可以無虞故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子遂者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姜者婦有姑之稱敬嬴以妾母專政聚齊之謀遂與敬嬴同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銓集善曰宣篡立未列於會故如齊納賂以請會其下書齊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惡如此而室無私積近於公孫之皮被木訥趙氏曰拜成婚也前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今夫人婦姜至自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絕其姑今日賀其婦婦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絕之婦倭之夫人則賀之倭諸大夫立之也惡及視諸大夫殺之也殺者絕而立者賀其謀皆出於大夫大夫之橫一至是耶愚按行父今此如齊古說皆以為請會木訥獨以為拜婚二說皆通而拜婚之說則於經文之比事尤切然其為行父之邪謀則一也

晉放其大夫逐甲公于衛

甲父之見放左氏以為河曲之戰不用命然今已七年矣胡氏曰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木訥曰天子四海為家大臣有罪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諸侯爾越晉境則為他國安得荒裔而放之今放之于衛衛鄰國也使甲父而賢則是借賢于人若其不賢則衛豈肯容之晉放之衛釋之晉何以責衛衛豈晉之荒服乎師氏曰春秋之時列國相與藏奸匿怨負罪於此而見用於彼孰能必其禁錮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謂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取濟西田者魯以賂齊也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已列于會則諸侯不得致討故公子遂為宣公賂齊以求會既會而齊取其賂也胡氏曰篡弑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成夷棄人類為禽獸此春秋所以作也戴氏曰威公之立也不義以許田賂鄭宣公之立也不義以濟西田賂齊懷慚抱愧制命於人亦可哀矣趙氏曰魯致賂而書齊取齊欲之也既為平州之會而取濟西田則出姜之恨無所伸惡視之寃無所訴矣

秋邾子來朝

木訥曰邾自僖文之世屢為魯所虐至是因宣公之立而求成焉故來朝然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愚聞邾舊雖附庸於魯自升為子常厲于齊每視齊為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恐亦來朝之力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柴林伐鄭

岷隱曰晉楚二國不務德而力爭陳鄭一彼一此皆不足以得二國之心鄭伯以晉人受賂之故而受盟於楚陳人以楚人無禮之故而受盟於晉故楚鄭侵陳及宋而晉亦救陳陳宋怨鄭者也故復與衛曹會晉伐鄭木訥曰楚莊天下姦雄也前日滅庸自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復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時霸者不作楚方跋扈看不救則陳宋為楚矣然經書救陳而左氏以為救陳宋蓋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自解趙盾救陳未返而次于柴林四國之君會之伐鄭

者以大夫尸諸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則諸侯何所宗中
國何所恃故春秋不得已而予之止齋曰南北之勢於是始
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
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
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岷隱曰穿言我急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侵崇之役最為
無名木訥曰穿者之黨也崇秦之與國也穿見者主諸侯而
已無寸功以為秦於晉世仇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事
以立己功媚者而固其寵焉公羊以侵崇為侵邲云邲者天
子之邑劉氏嘗辨其非

晉人宋人伐鄭

高氏集註曰宋怨鄭與楚侵我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

無功遂連兵伐之木訥曰趙盾何德服人而力又不足伐之
卒不能得鄭而為宋生敵故明年有大棘之戰而華元被獲
於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載鄭受命于楚伐宋宋敗贖華元于鄭而華元逃歸木
訥曰大棘宋地鄭伐宋也楚未嘗伐鄭鄭穆無勞而從楚晉
再伐之而不反今又為楚伐宋附夷狄而戕中國可勝責乎
歸生雖勝卒為弒逆之階華元雖敗不失為賢大夫信乎聖
門不道戰功也石林曰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之
也

秦師伐晉

左氏謂報崇之役也張氏謂穿欲求成而反召兵趙氏謂秦

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尔趙穿無
舉而侵崇秦於是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失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載秦圍焦趙盾救之遂自陰地侵鄭鬪叔救鄭而盾去
之胡氏謂盾之去理曲去也趙氏謂塞宋之請姑為黽勉之
行侵鄭而已

秋九月乙丑日趙盾弒其君夷臯

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驟諫晉靈先使鋤麇賊之麇不忍又飲
看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其室公盾未出境而復位又不
討賊故董狐歸獄於盾而書盾弒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
穿何也曰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
更無人知也胡康侯曰盾為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之
事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當國者司馬昭也陳泰議刑直

欲指昭則盾為首惡明矣愚按凡皆據傳而釋經者也劉侍
讀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竟則
君臣之義絕乎吾以為此非仲尼之言胡侍即銓曰盾弒逆
之迹見於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為法受惡禁石林曰
左氏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為法受惡為良大夫而許之以越
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弒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弒
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
子誰敢責之趙木訥曰弒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弒君
者穿之手而盾之心尔裝度當國蘇佐明弒欽宗度亦不討
賊誰以罪裝度趙盾弒君之事既白孝者胡為廢經任傳妄
以賊為賢耶愚按凡皆據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
謂趙盾不弒今經書盾弒君非盾是憑傳也歐陽公曰趙穿
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雖而失刑二者輕重不

較可知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然則夷臯孰弑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別嫌疑今加弑君之罪於人不為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意傳或失之愚按九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錄使來者考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在位六年崩弟瑜立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張氏曰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為之郊牛之變皆天示之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鷖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外其僭必將用之九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為也愚按魯僖始欲僭郊而天不從今魯宣再欲僭郊而天又不從魯惠雖請僭郊於平王至今不可得而僭天道之可畏如此不郊而猶三望趙氏謂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岷隱曰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木訥曰楚莊於此蓋未離乎夷也霸業以尊周為義舍尊周無以令諸侯而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為戎酋無足怪者陸公羊作責公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傳載春晉伐鄭鄭及晉平夏楚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

書晉之伐楚之平者仲尼削之也晉成新立鄭背僭歸霸友之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書侵鄭則鄭及晉平可知矣趙氏曰楚莊之興兵未嘗及鄭而鄭歸之今楚觀兵于周而鄭叛楚歸晉信乎德義者霸王之基也既以不義而失鄭乃區區以兵侵鄭是侵掠中夏而已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木訥曰僖文之出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于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赤狄也今其侵齊始見于經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撓之時戴氏曰他日晉人滅路氏甲氏則赤狄之存無幾矣

宋師圍曹

傳載宋公即位盡逐武垣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今宋師圍曹者報之也胡氏隸集善曰宋文弒立已為亂階而欲治人之亂故春秋不書曹師而特書宋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鄭穆公名蘭左氏所載夢蘭而生刈蘭而卒者也立二十二年卒木訥曰葬不月闕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胡銓集善曰邾莒有怨公黨於邾而偏於莒此莒人所以不肯平又伐莒而取其邑左氏謂之以亂平亂也岷隱曰莒大而邾小故平莒為難平邾為易邾之於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不肯之辭傲然而不顧也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昔魯威公欲平宋鄭宋辭平而威公至於伐宋其事正與宣公類夫二公皆以不義得國諸侯誰其信之不

能省躬而逞怒於人滋益罪矣崔氏曰向吾故邑相十六年
城向是也豈魯與莒有好故向在莒至是莒不肯平然後公
復取向欵張氏曰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語而服今挾齊為
重莒尚不肯

秦伯稽卒

秦共公立四年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歸生者子家也左氏載公子宋以染指鼃鼎之故鄭伯將殺
之宋與子家謀先子家懼其譖而從之書歸生殺其君者權
不足也胡氏曰歸生為正卿豈統大兵聞宋逆謀登時而竟
先事誅之猶反手耳石氏曰歸生不從則子公不弑靈公不
死九鄭之亂歸生為之也木訥曰左氏載食鼃之事其跡甚
誣世豈有一饜之際而弑君哉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連年為狄所侵齊不能報狄故再至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木訥曰公七年之間五如齊蓋齊取濟西田屢屈而朝齊者
請是田也十年濟西之田歸而齊侯元辛公復如齊拜田且
弔焉頃公在位則不復如齊矣愚謂此亦臆度以其事之前
後恐然爾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鄭未服也趙氏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楚伐為有辭
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九五至十一年盟鄭于
辰陵而鄭又徵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郟而
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然則鄭之從楚豈得已哉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

孫得臣卒父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高固齊大夫也叔姬宣公之女也公穀皆作子叔姬別其非先君之女也左氏傳因公如齊高固使齊止公以求婚也叔孫得臣者公子牙之後莊叔也其卒不書曰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文者恐近之也岷隱曰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大甚乎前此魯女多為諸侯夫人今下嫁於大夫固已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具書於春秋益可耻矣向者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洮皆魯之耻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歲一歸寧今見逆未易歲叔姬亟來亦非禮也

楚人伐鄭

鄭二年三被兵不為楚屈而晉不能比之東萊曰楚伐鄭而陳服楚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鄭從晉二年三被楚兵故陳畏而從楚晉時有難趙盾僅與孫免侵陳岷隱謂示諸侯以為名而已非能回陳人從楚之心也木訥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秋八月螽

書災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謂良夫者孫栢子來盟者謀通晉也木訥曰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

晉九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今晉將為
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萊東夷之國近於齊齊故伐之魯為齊役故助其虐
大旱

書災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胡銓集善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
合諸侯至此成公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聖
人皆書其爵庶幾諸侯復柏文之業攘夷楚而尊中國也愚
按此會左氏謂魯公見止於晉以賂免而不得盟故止書曰
會未訥趙氏辨之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則書齊
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軌則書公不與盟今經無其

文左氏妄生此說當以經為正岷隱戴氏亦曰誠如左氏所
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書豈得闕而不錄

八年春公至自會

去年冬會黑壤今春來歸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下書遂卒于垂此蓋以疾而返也禮聘未至不幸而卒則以
尸造于朝介將事無反也今以疾遂反是廢君命故不書疾
惟書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人臣之卒當祭則不告終祭則不繹繹者明日又祭也今仲
遂卒與祭同日則明日之繹不必講也猶繹可已而不已也
萬舞名也入則用之籥管也有聲故去之魯人知卿佐之喪
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上書公子遂此云仲遂者承上文也

仲字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宣公之妾母也稱夫人自成風始嬴公毅作熊

晉帥白狄伐秦

木訥曰秦晉自河曲戰後久已厭兵至晉趙穿生事侵崇秦嘗報晉今秦共晉靈皆沒怨已易世而晉復修怨伐秦岷隱曰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殽今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疎皆倒置矣張氏曰白狄秦同壤之國今銀夏之地

楚人滅舒蓼

杜氏注舒蓼二國名木訥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而異國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所謂群舒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也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中國舒滅則中國失南門矣胡氏曰是時楚人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

憂矣蓼穀梁作戮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則為亦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葉石林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故禮也古者無人懸之

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潦車載蓑笠蓋士之禮然言不為雨止豈固

有為雨止者乎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

况送死之大乎鄭夾添曰雨不克葬雨已乃葬葬必以禮雨

不成禮且以孝子之心雨且葬是欲葬其親也胡康侯曰送

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崔西疇

曰禮既葬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今日中而克葬

則僅及乎是日虞也若日下晝克葬則不能乎是日虞矣其

克葬所以志日之蚤暮木訥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

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爾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譴耶
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耶
其說不根其矣嬴氏書葬譏妾母奪嫡為小君而雨不克葬
譏無備耳愚按春秋惟書事實而善惡自見讀春秋者自多
意度之耳譏且未必而况可指雨為天譴耶敬嬴公穀作頃
熊

城平陽

高閔集注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

楚師伐陳

左氏載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木訥曰舒蓼楚之與
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叛楚也然晉成亦無足依者
故楚師伐陳而陳復為楚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曰公於齊則冒母喪而往於天王則待召聘而往胡氏
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戴氏曰公自即位已親
如齊者三天子召聘則仲孫蔑一至京師而已愚按比事而
觀則輕重先後之倒置可知召聘事見左傳蔑即孟獻子也
齊侯伐萊

高氏曰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齊亟伐之畏強凌弱
可觀齊惠矣戴氏曰萊於齊為近故齊侵必欲服之觀夾谷
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報牟

杜預曰報牟東夷之國公羊曰報牟邾婁之邑戴岷隱斷之
曰書報牟而不繫於邾知其為國明矣此一說也崔氏曰報
牟萊邑齊取之也趙氏曰以職方考之東萊有牟平又有東
牟則報牟即東牟耳經書牟人魯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曰

年不曰根年豈可以根年為年國年根年萊邑也萊逼於齊
齊伐之而取其邑至襄六年齊卒滅萊萊之弱而亡自取根
年始此一說也高氏集註曰根年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
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萊危取之昭八年傳秋
大蒐于紅自根年至于商衛或又曰齊念魯之勤已伐萊割
根年以與之也此又一說也愚按世遠皆不可考所可考者
昭八年根年屬於魯則謂魯取根年者近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亳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亳

左氏曰會于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晉侯卒于亳乃遠胡氏曰會于亳以待陳陳侯不會然

後伐之然於自反而有禮矣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荀林
父將之則其師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陳
惟楚之即夫豈義乎趙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
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為鄭乎
高氏曰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齊故公不與會晉侯之卒
亦不會葬愚按晉侯者成公也立七年晉自靈公不能繼文
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
壤又會于亳中國賴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立三十五年卒而穆公立方魯僖二十八年成公嘗執
于晉故平生事晉甚謹

宋人圍滕

伐喪

楚子伐鄭靈公卻闕帥師救鄭

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霸雖卻闕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今此卻闕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蔡國人皆喜惟子良獨憂惠按楚莊之立加兵於鄭者凡四而兩書楚子說九例者紛然愚意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夷狄猾夏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耶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淫乎夏姬洩冶以諫死洩冶公殺皆作泄冶張氏治曰泄左氏本作洩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為洩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君臣父至於齊始無寧歲故齊懷其媚悅之意而還其所

賂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曰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惠公立十年卒而頃公立木訥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久矣左氏乃謂崔杼有寵而高國畏其偏且自是至崔杼之逆凡五十有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崔杼之弑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耶蓋附會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謂奔喪也蓋魯宣之事齊如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載徵舒者夏姬之子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故射公殺之
靈公立十五年見弒而成公立

六月宋師伐滕

木訥曰前年宋圍滕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安能事二
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繞免晉楚之虐曷不
以已處晉楚間之心為心乎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取
方考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哉蓋事晉而不
事宋亦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

公孫齊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公子遂之子所謂東門氏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前日楚子伐鄭卻闕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而晉又
伐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也任氏曰宣公即位十年未嘗一覲天子而
於齊五朝未嘗一問京師而於齊六聘及天王召聘仲孫蔑
往而王季子已來戴氏曰自是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亦不復
至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東門氏之強宣戒季氏哉夾添曰邾魯
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繹公羊
作類

大水

災

季孫行父如齊齊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謂頃公初立也子家如齊伐邾故

也謂取繹而往謝也國武子來報聘謂報季文子也岷隱曰齊侯之喪宣公既親如齊矣公孫歸父繼往會葬而行父歸父又皆如齊一年之間魯之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得已僅一報聘歷觀魯十二公其求媚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也愚意不特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各自結於齊耳

饑

岷隱曰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兩書其饑始以大冰而饑繼以蝻生而饑

楚子伐鄭

左氏載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呂東萊曰自宣公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終始謀策只出於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于二竟惟其強者從之與此說一般趙木訥曰鄭一失身餌楚五受

能自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明于辰陵

左氏載楚又伐鄭鄭用子良之言而從楚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盟蓋楚得中國一諸侯矣辰陵穀梁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呂

齊魯嘗平言鄭之怨言不肯而魯伐之取其向矣今復執齊伐之此又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固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木訥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攢函強弱判矣內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中國哉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舍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者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也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者如是乎善乎張氏洽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愚因張氏之說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討賊何過耶

十有一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之葬見弑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為淫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奔楚而葬之前此國之人不葬也

楚子為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左氏以此譽楚滔滔數千言竊意此楚人之言也陳與陳皆

服楚盟于辰陵矣未幾楚先判盟入陳而欲滅之若以為討

徵舒之罪則徵舒之弑在宣十年之夏辰陵之盟在宣十有

一年之夏弑已及年此時何不討若果討賊何為因欲滅入

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於陳如此陳鄭一躰鄭允新盟則

鄭亦如之何不背楚而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

以逆楚既舍之晉欲退師獨以先穀違衆取敗晉師雖敗中

國救鄭之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也世多

以成敗論人故譽楚而貶晉爾春秋但書楚伐鄭而以晉主

戰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拊三軍大氏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木訥曰觀今日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復鄭果真情乎知陳鄭之祀未易絕爾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以邲之敗而諸國同盟以相保然先穀正致敗者也主盟則非其人矣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方復國宋遽伐之故衛渝盟而救之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莒

岷隱曰向也魯會齊伐莒今焉齊自伐莒蓋莒去齊為近齊

人志在吞併始猶資助於人終則自專於已木訥曰齊魯嘗

同平郊莒莒不肯而伐之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故

齊又再伐之伐莒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陳判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

秋螽

書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載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計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蘇氏曰殺之宜也然先穀先軫之後晉之舊勳及滅其族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載請立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立二十三年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晉救鄭不及鄭已從楚而晉徒敗于邲今敗未兩年復與爭鄭之師

秋九月林定子圍宋

左氏載楚使申舟聘齊而不假道於宋宋殺其使楚遂圍宋愚按楚滅蕭宋救蕭故楚已伐宋又以不假道挑釁以殺其使為名而圍之木訥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也

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立而後已

葬曹文公

五月而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木訥曰歸父父子事齊倚齊以專晉于時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為鄙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夾漈曰公孫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若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木訥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遂以為歸父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

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怨而為宋謀蓋宋與魯為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迎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載晉欲救宋以伯宗之議而不敢乃使解揚如宋揚言晉師悉起矣解揚為鄭囚而獻於楚脅使反其言不可楚已欲歸申叔時教以築室反耕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乃平公羊氏載華元告子反以易子折骸之忌子反亦告華元以僅有七日之糧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乃引師而去之岷隱曰宋華元楚子反親自

結盟兩國息爭春秋之所予也未訥曰楚之圍宋九月於此矣不惟宋告備楚之兵力亦疲矣今宋能以情而告楚楚亦能以情而復之不盟不誓釋然而平是誠春秋之齊韶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載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故晉滅潞酆舒奔衛衛歸諸晉而殺之岷隱曰向者狄為中國患其後赤狄繼之今晉能滅潞氏執其君長而歸亦可以為功矣未訥曰晉景之立適當楚莊之霸無所施其謀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焉雖若總小功之察然猶愈乎總小功之俱廢也而或者以滅其國虜其君為甚且虜一戎酋脫一方之民於左衽以中國滅夷狄庸得為過乎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者晉之賜也

秦人伐晉

木訥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相乃修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謂爭政而交相殺也杜氏註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曰王氏也札子字也與王季子同皆食采於王城而因地為氏者也未知孰是

秋文蝨

書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岷隱曰高固娶子叔姬嘗與叔姬來魯未知是會高固借公事為私行歟其繼公孫歸父會穀之好歟斷道之會高固迷歸意其人必專輒而不用命者自是而後齊魯之好踈矣無婁公羊作羊婁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岷隱曰公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一而藉今宣公復於私田之中履畝而稅之其取於民也比舊增倍至於後出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按此謂於公田之外復稅私田也胡氏曰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木訥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瘠之異也歲不幸而凶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墉必用私田之貢雖其法未離乎什一而民苦於凶歲之苦輸境田之重征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至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始為兼取而有二吾猶不足之說愚按木訥之說雖寬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昔寓兵於農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

以此方為什二耳晦菴先生注二吾猶不足云周制井田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遂畝十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此說簡明當從之也

冬蠶生蠶生全反

蠶子也秋蠶矣冬又生子冬非蠶生之時所以為異

饑

秋螽蟴歲所以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注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岷隱曰去年滅潞氏猶曰治鄆舒之罪今又滅甲氏及留吁則太甚矣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洛之東都也宣榭先儒謂宣王講武之屋也人火曰火

秋邾伯姬來歸

見出於邾也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岷隱曰春秋書饑書大饑一饑猶足以言民而況於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為斯民喜而況大有年乎其書大者喜之甚也愚按宣公六年螽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螽十五年螽連年凶荒今忽大有年聖人云胡不為之喜出儒反以為譏貶者何忍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

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許昭公立三十年卒蔡文公立二十年卒許蔡二公皆背中國而從楚者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為中國使晉不為是盟
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晉侯為是盟以固晉衛曹邾之心胡
康侯乃因卻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跋齊大夫赴盟而見
執遂以此盟為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
見笑故為之會以謀之耶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昭卒

穀梁傳載叔昭不義其兄以弑子赤而立織發而食終身不
食宣公之食木訥謂書公弟而且字之者春秋惟此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代齊

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惟晉文公之霸各晉懼而從之晉

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諸侯之強齊之次宋而已今宋與楚
平故晉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及徵會而齊婦人笑其使者
又不預會而使大夫來故今卻克得政怨其我笑而伐之

公伐杞

木訥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
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
自伐之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岷隱曰邾人嘗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
戕郕子于郕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事
也木訥曰郕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郕為鄰邾欲滅
之以自廣亦以邾之小而肆毒于郕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
其為春秋之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立二十二年卒公羊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穀梁作呂木訥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威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威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主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威文有實字之辭自止於立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死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幸天下有威文而不遂為夷也若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闔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

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在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威文同列則鵬為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故書於春秋皆拏之九泉之下無一字之褒若楚莊者尤為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闔私怨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與自犯中國滅庸滅舒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于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于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賢者固如是乎嘗怪後世不審孟荀之論槩以五霸為賢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非私意也春秋意也愚按孟子所言五霸亦注者疏列之耳又成二年左傳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豸常周伯齊桓晉文此亦五霸之一說與前說不同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
笙遂奔齊

左氏載公孫歸父以其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
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文仲之子臧宣
叔名許者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辜子欲去之許請
去之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
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鄭夾深曰奔齊者患三桓之討
也愚按信文之世三桓擅政東門氏亦強至宣公之立出於
東門氏公孫遂東門氏益專魯政公孫歸父以子繼父而三
桓反不若東門氏矣至是東門氏與宣公謀欲假晉以去三
桓未及復命而公薨故三桓首逐東門氏季孫行父者三桓
之充黠者也故主其謀事勢翻覆固有必然者然三桓若出
則東門氏專今東門氏逐則三桓專皆非魯之利而歸父也
季孫行父也皆私心也笙公穀皆作權

公孫遂賂齊殺嫡而立宣公故宣公平生內倚公孫遂及
歸父父子而外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晉之所以王夏盟不
能堅楚所能奪陳衛鄭宋而有之由齊魯私自相親未嘗
預中國之公也齊惠公卒魯宣公方事晉欲簡之以去三
桓則宣公薨而歸父之族亦逐矣然則魯宣之徇私不特
魯之所以衰亦中國之所以衰也

三

卷之三

聖